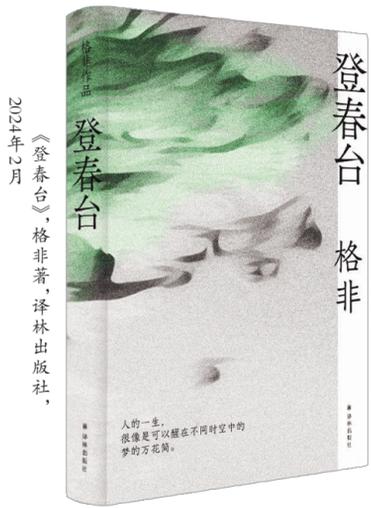


## ■ 新作聚焦

## 格非长篇小说《登春台》：

## 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的联系

□ 陈培浩



2019年，我曾以《“现实主义当代化”中的“格非经验”》为题，讨论格非小说《月落荒寺》在表现现实总体性方面的探索。“格非经验”就是将视野之阔大和叙事之精微有效地结合的经验，“小”与“大”在其文学叙事中构成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具体说来，格非巧妙地将多部当代题材小说关联起来，使小说成为更大现实图景的“拼图”。“拼图”的作用，在于将“长河小说”的压力分解在多部作品中。写作的辽阔和景深暗藏于多部作品构成的布局和结构中，在单部作品内部，作家大可耐心地进行精雕细琢的细部经营。格非小说的魅力也常在于此，宏大的思想格局并不影响坚实精致的叙事品质。如果说“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已经完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百年“时间拼图”的话，我们从《隐身衣》《月落荒寺》中则仿佛窥见了一种对当代生活进行“空间拼图”的广阔潜能。事实上，《隐身衣》和《月落荒寺》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格非所有关于当代生活的作品之间，都以“人物再现”等搭钩勾连起来，它们有不同的主角和视角、不同的主题和笔法，它们构成散点透视、移步换景、绵延瓜瓞的当代文学“清明上河图”，这部渗透着古典叙事智慧的当代“人间喜剧”，无疑是令人期待的。

2023年，格非在《作家》杂志发表长篇小说《登春台》，完整版由译林出版社近日推出。某种意义上，上述“格非经验”仍在延续，我们不难从作品中读到扑面而来的当代经验和当代气息。格非一贯精巧的叙事结构和细腻入微的语言感觉仍然延续。但，我们仍不难辨认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哲理性。格非是思想型作家，格非小说具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这些判断早已有之。但格非以往的小说从未像《登春台》这样具有生命的省思意味。因此，有很多路径可以去阐释《登春台》，我尝试从物哲学的角度靠近这部作品。

《登春台》为什么叫“登春台”？《老子》中有“来而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句，比喻盛世和乐气象。历代诗人骚客作品中也多见登春台之语，如唐代钱起《望山登春台》、宋代李公昂《水调歌头·题登春台》、明代严嵩《和唐侍御晚登春台》等。古人每登高而起怀远之思，遂有了更旷达的心境来观照生命。格非《登春台》中“登春台”并无实指，当指在更高维度上体察、凝视和省思生命。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内蕴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物哲学，这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有相当的辨析度。中国当代小说，或醉心历史，或精研叙事，或强攻现实，这些路径为包括格非在内的很多人所探索和实践。某种意义上，《登春台》依然是一部留心现实、探索叙事的小说，这些可谓格非小说的独特印记了。可是，《登春台》更多了一种登临而反观的思索，这尤其令我感慨。

## 二

格非一定是一个极其敏感于物性的作家。他酷爱古典音乐，其作品对各种音响器材及古典音乐多有曲尽其妙的描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格非小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物叙事。换言之，物在他的小说中不是一般的道具，而成为参与小说叙事的重要装置。可是，我要说，在《登春台》中，不仅有物叙事，还有物哲学。面对高度物化的世界，

《登春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物化危机，又出示了一种不无辩证的物哲学：生命不应沉沦于物的宰制，但是，现代人很难完全弃绝于物而获得大自在。如何神驰于物、勘探物性，在与物相遇中获得情趣、妙启和智慧，就构成了对当代生命主体持久的考验。这也是《登春台》提出的非常独特的精神命题。

作家的职责不仅在于写出它，更在于勘破它。在我看来，《登春台》为当代人直面物化现实，恢复人与物之间合度的、弹性的精神距离做出了有力的探索。

《登春台》对现实世界的物化有很精彩的讽刺，小说写很多成功人士“日复一日生活在很不健康，乃至极为病态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中，却将健康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宗教。钛铝合金的瑞士种植牙、钴铬合金的美国置换膝关节、德国蔡司人工晶体眼镜以及诸如此类的现代医疗科技产品，为他们的衰老留住了最后的体面和尊严”。这是一个高度物化的世界。卢卡契对物化有非常精彩的论述。物化就是人的异化，物成为人的绝对尺度。物化的结果就是年轻人以肾换iPhone。不少小说也表现这种荒唐的物化现实，假如现实已经如此离奇，小说停留于复刻现实，必在现实面前黯然失色。格非《登春台》对物化的表现和反思，就在于它从经验层面进入哲思层面，从形而下叙述进入了形而上思辨。

小说中，周振遐是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原董事长，从身份上说，他是企业家，是创富人士，是物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现实中，这批人常常在充分占有物的同时，世界观也被充分物化。由此，究竟是物物还是物于物就成为一个问题，但很多人对此并不自觉。物化是最重要的现实逻辑之一，

换言之，很多价值必须通过转换成相应的物来体现。个人的价值也常通过其创造了多少财富来确证。因此，物化逻辑是一个无法被完全否认的逻辑。周振遐却是一个对物有省思、对精神世界有向往的企业家。这从他不断在公司内部举行文化讲座、沙龙可以看出，从他颇为“草率”地将董事长职位转予陈克明也不难看出。从执着于物的角度看，周振遐选择陈克明为继任者委实草率；但从超越于物角度看，他对物有着相当难得的超脱和潇洒。因此，周振遐并不是一个现实型人物，而是一个理想型人物。他的存在和抉择，更多显露了格非对人之可能性的一种思考。作为创富时代的科技精英，周振遐并未沉沦于物，他参与造物却不执着于物。

可是，我们也要记住：周振遐既不是完全弃绝物的隐士，也不是一个超乎物上而无所烦恼的人。如果将周振遐写成与物绝缘的隐士，或是完全超脱的高人，《登春台》的当代感便要削弱许多。因为这样的人物古典世界中多有，其思想已入圣，而少了现代人的血肉。作为理想人物，又过于理想化了。可见，小说中现实人物和理想人物并无必然好坏之分。区别只在于，现实人物不能被刻板的现实所定义，而丧失其个性；理想人物不能被一种过度的理想所支配，而丧失其现实感。格非显然知道，所谓当代，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持续精神搏斗的过程。写出一个真正的当代人

物，便是写出一个既有现实感，又有理想性的当代人的可能性。

小说第四章，周振遐待花的情节特别意味深长。退休之后，周振遐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他雅趣脱俗，边界感强烈，对于过度热情、喜欢问东问西的邻居避之唯恐不及。这说明，周振遐将情趣寄托在花草上，却关闭了与人交流的通道。一般俗人，养花草未必通乎物性，更多是一种装点和摆设。周振遐不是俗人，他通花草之性，他与所喜爱的花草构成了一种精神共通性。因此，他是一个懂得神驰于物的雅人、高人。有意思的是，格非并不认为登春台而入于空中楼阁的周振遐便获得了精神的逍遥游。他深知精神登春台者，仍有沉重的肉身在上。因此，格非没有让周振遐进入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相反，他仍有着烦恼甚至是精神危机。某种意义上，是更接地气、更通烟火气的姚琴接住了他在登春台上悬空的肉身。《登春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物化危机，又出示了一种不无辩证的物哲学：生命不应沉沦于物的宰制，但是，现代人很难完全弃绝于物而获得大自在。如何神驰于物、勘探物性，在与物相遇中获得情趣、妙启和智慧，就构成了对当代生命主体持久的考验。这也是《登春台》提出的非常独特的精神命题。

小说《登春台》中其实包含了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和周振遐四条线索，在小说结构上，四条线索其实是平等的，其他三个主人公的命运线也包含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和潜能。甚至不妨说，其他三条线索包含了更丰富驳杂的现实信息。本文专谈周振遐，是因为周振遐这个人物的内心、困境和省思可能跟作家的心理距离最近的。格非持续创作近40年，虽年龄上不能算老，但写作上也开始呈现某种“晚期风格”。事实上，并非资深作家的写作都可以归入“晚期风格”名下。但《登春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作家“晚期风格”的有力案例。这种“晚期风格”，不是赛义德所谓的“断裂”，也不是传统中国哲学那种静观安详。格非的“晚期风格”，最令我触动的是不放弃现实，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反思，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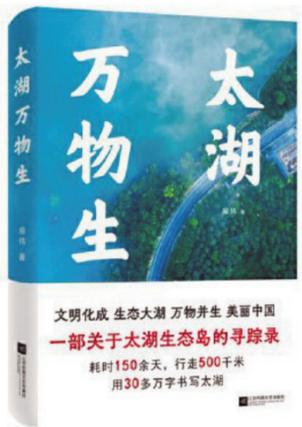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评论

## 深情讲述一座生态岛的精彩蝶变

——评房伟长篇报告文学《太湖万物生》

□ 李朝全



2023年12月  
《太湖万物生》房伟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房伟是一位擅写文学评论和小说的作家，他此次推出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太湖万物生》，让人眼前一亮。这部作品是关于太湖生态岛建设发展进程的真实记录，是关于乡村振兴故事的可贵书写，也是生态文学的一份可喜收获。

作者通过半年多细致深入的实地踏寻，借助行走和观察，采用一种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观摩描写太湖生态岛建设及其取得的成就和所带来的乡村巨变。太湖生态岛，被称为太湖绿肺，主要是指位于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以西山岛为主的27个岛屿所组成的生态区域。西山岛是太湖中最大的岛屿，也是我国内湖第一大岛，面积79.82平方公里。太湖生态岛的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一扇窗口。《太湖万物生》生动描写了生态岛建设艰难曲折的历程，讲述了其如何从一座穷岛变成一座富岛、生活之岛，再到一座适合深呼吸慢生活的生态岛，以至于蜕变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生命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巨的，也是润物无声、循序渐进，由渐变而逐步引起质变的过程。

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调，描述了生态岛的嬗变简史，写下了生态岛贫困的过去。在历史上，以西山岛为主的这些岛屿是人们避世逃世的理想去处。但是，随着人口的聚居繁衍，岛民生活遇到了诸多实际困难，陷入贫困的人们开始想要摆脱贫困。1994年修起了太湖大桥，道路打通了，交通便利了，然而与苏州市其他区域相比，这里还是属于贫困落后地区。人们试图通过开采矿石出售石灰石等来达到致富的目标。而这段“石头悲歌”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对生态的破坏，包括对于文物、人文遗迹的破坏。当年人们为了修防空洞，甚至拆掉寺庙；为了采挖烧制石灰，砍伐了大量的树木。特别是有观赏价值及经济价值的太湖石，更是遭到了滥采乱伐。当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尤其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文明理念春风拂到这些岛屿，人们开始意识到，再也不能这样以破坏生态环境作为发家致富的路径，再也不能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于是，生态岛建设的理念便逐渐浮出水面，并开始逐步地深入人心。人们展开了阻止采石停采矿山的石头保卫战，开始了植树造林，开始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和种养殖业……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竭力去恢复并创造一个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世界。这个变化的过程无疑是一场涅槃重生，也赋予了生态岛以无限生机与活力。西山岛等

共，这是中国传统进步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是今日生态文明建设应有之义。这种文明与生态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观念，这种崭新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确是一种新文明之路，亦即中国生态文明之路，是中国为世界所奉献的一种新兴的文明模式，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今天寓居在岛上，人们追求的是一种低碳、文明、和谐、富裕、美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取予有度、人与自然和平相处和谐共生的关系。通过增绿增氧、减排减排、简约低碳的生活以获得良好的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又能够哺育岛上的艺术、科学和文明进步特别是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的进步又更加有力地促进了生态建设。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对自然的改造，最终应该敬畏自然、以人为本，应该于人有益，而不应过度开发和索取。太湖生态岛建设的应该是一种新桃源世界，是一种适于大千世界各类生命共存共荣的生态世界。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内核。

作品特别注重通过讲述人物及其故事来表现主题，突出生态与文明和谐共生的内涵。譬如，致力于保护生态阻止开采石头，甚至敢于对“一号工程”建设采石任务说“不”的张志新形象鲜明。当年为了修建某重要工程，需要在西山岛上开采石头，张志新出于保护岛上生态的初衷，挺身而出，敢于阻止采石。最终有关方面采纳了他的意见，改换了采石地点。张志新一生都倾力从事文物保护和生态保护，是生态岛建设历史上不可被遗忘的一个人。再譬如，勇于走新兴产业发展道路的衙前里村第一书记杨建华敢于“吃螃蟹”，走进直播，推销当地的碧螺春红茶“一记红”。特别是余山岛的渔女作家朱巧英，推崇清静纯简的生活，粗茶淡饭、看景读书、悠闲自在的创作，平常修果树、种菜、捡鸭蛋，就像余山人打鱼晒网却年年有余，始终保持着平常心、知足常乐。正是这种良好的心态促使她选择了一种最生态、绿色、低碳的生活。还有从观鸟爱好者到全职做鸟类保护的周敏军，一直从事反偷猎，救护老鹰等野生动物，又从救护鸟类延伸到保护古树、保护水源和推动减少垃圾排放。尤其感人的是参与救助留守等困境的儿童的李岚。她热心公益，救助残疾贫困户、脑瘫儿、罪犯子女等，通过发展志愿者团队、精准扶贫帮扶困难人群弱势群体，成为了岛上扶贫第一人……书中诸多人物都可谓乡村新人。也正是这些新人的精彩故事，共同造就了太湖万物生的故事，造就了太湖生态岛可以预期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上接第1版)

“当前的人工智能充其量是一种人类智力的综合与有限的增长。基于人类提供的材料，特别是语言材料，人工智能组织起一个自己的认知世界。”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分析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智力跟驱动力、自我意识、情感、个性等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活动。“我们应该庆幸当前的人工智能仅仅是一个智力高超的‘同事’。必须警惕的是科学工作者对机器本身的驱动力、自我意识、情感和个性方面的追求，这些追求才是把人类送到不稳定状态的真实祸根。换言之，对机器的‘全人培养’，是一条人类与机器关系的红线。‘全人培养’也是葬送人类命运的最终关口。”

人工智能学习人类的创造性，反过来也在对人类本身施加影响。在作家小白看来，Sora依然遵循的是Open AI大量数据、大模型和大量算力的理论逻辑。如果超级智能的诞生真是按照“更大更多”的路线，即便大模型能像人类一样思考、遵循人类的伦理，它也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GPT和Sora学习海量数据的过程，也是地球和人类数据不断被大模型吞噬和处理的过程。世界不仅向AI提供数据，世界也在被AI生成的数据重塑，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与它对齐。”他同时也提醒到，艺术本质上具有表演性，作家与读者之间、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有一些神秘的具身“数据”交互是机器无法学习的。如果人类把GPT当作创作辅助工具，让它帮助阅读分析文献，生成创作提纲，搜索相关资料，“假以时日，人类写作的疆域总有一天会被圈禁在大模型画定的地图上”。

“未来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模式会发生很大变化，由作家、出版商、传媒商构成的单向意义输出模式会遭遇挑战，消费者在人工智能的不断升级中会变成随机而匿名的意义创造者。”《散文》主编汪惠仁从人工智能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角度谈到，人类文化消费的实用化与游戏化是大趋势。但这也意味着，确实存在着特别的、挑剔性的文艺消费，在这一消费模式下，关于人的文学的种种理想还继续存留，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毕竟运算程序与肉身是无法等同的，幻境如何逼真，也不等同于实境”。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常务副主任林育智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提示我们，未来人类的艺术生活将与科技高度相关：要么是充满科学先进性的艺术，要么是充满艺术气息的科技产品。”

## 探索边界，展开对话

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日益成为常态。从2017年“微软小冰”推出原创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到2023年人机共创荣获文学大奖，AI参与写作的方式正在变得日常化和多样化。2023年10月，由人工智能对话提示创作、从生成字符里摘取而成的小说《记忆之地》获得第五届江苏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2024年初，第170届日本芥川奖获奖作品《东京都同情塔》被作者透露是利用AI辅助写作而成的，“小说中有5%的句子是从ChatGPT生成的句子中‘逐字引用’的”。对于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与未来方向，青年科幻作家蔡明说，作为创作者，她感兴趣的是想象力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转化，“在使用图片生成AI的过程中，我常常对小说中的场景有新的理解，乃至发现了小说可能具有的新层次。对我而言，这是生成式AI的最大价值所在。”她谈到，现阶段来看，无论是预制的定制化应用，还是作者自己训练的GPT，都无法替代作家本人。在“人机共创”实验探索方面走得很远的科幻作家陈楸帆认为，人机共创能够使用更多数据，研发出更智能的算法，但更大的意义在于探索边界，展开对话，实现人与机器思想的碰撞与流动。

伴随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内容创作的主体认定、数据库来源、著作权保护等相关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重视。为了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2023年7月，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生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探索优化应用场景，构建应用生态体系。对于人工智能创作带来的隐忧，《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表示，是否让AI参与文学创作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人机结合的写作中，创作主体性如何界定，AI的基础数据库从哪里来，是否合法合规、合乎伦理。

从远古的岩洞壁画、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到传诸后世的精妙小说，人类用梦境、口语、文字、图片表现自己眼中和心中的世界。文学也将千百年间的瑰丽想象、深沉哲思从口语时代、印刷时代传递到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浪潮，让科技发展对人类思维、语言和文化而言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文学如何护佑并表征人类永恒的创造力？也许如ChatGPT在被问及“人工智能将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冲击”时所回答的：“要做的事是适应变化”。